



陽痿

方書云、男子精盛而思室、內經曰、男子一入精氣盛、陰陽溢泄、若夫鑿喪太過、精液枯竭、則陽道痿弱不舉、中年人雖舉、亦不得似壯者、皆精力乏所致、昧者悉指爲陽虛、妄投桂附、瑣陽、菟蓉、徒助邪火、煎熬真陰、卒至毒發、中風暴亡、莫之能誤、朱子曰、有子後一點不宜虧泄、誠保命良方也、人惟知慾而不知重命、鞭馬于危途、良可太息、倘無子而有此、須大補氣血、滋陰助精、

禍福等類皆起於微小

張賓王曰以上總

者。心之罪也。夫言出於口者。不可止於人。行發於邇者。不可禁於遠。事者。難成而易敗也。名者。難立而易廢之。千里之隄。以螻蟻之穴漏。百尋之屋。以突隙之煙焚。堯戒曰。戰戰慄慄。日慎一日。人莫蹟於山。而蹟於蛭。是故人皆輕小害。易微事。以多悔。患至而後憂之。是由病者已倦。而索良醫也。雖有扁鵲俞跗之巧。猶不能生也。夫禍之來也。人自生之。福之來也。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。利與害爲隣。非神聖人莫之能分。凡人之舉事。莫不先以其知。規慮揣度。而後敢以定

明此三者則損益利害禍福洞然矣

張賓王曰以下分

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

謀。其或利或害。此愚智之所以異也。曉自然以爲智。知存亡之樞機。禍福之門戶。舉而用之。陷溺於難者。不可勝計也。使知所爲是者。事必可行。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。是故知慮者。禍福之門戶也。動靜者。利害之樞機也。百事之變化。國家之治亂。待而後成。是故不溺於難者成。是故不可不慎也。天下有三危。少德而多寵。一危也。才下而位高。二危也。身無大功而有厚祿。三危也。故物或損之而益。或益之而損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。歸而封孫

叔敖辭而不受。病疽將死。謂其子曰。吾則死矣。王必封女。女必讓肥饒之地。而受沙石之間。有寢丘者。其地确石而名醜。荆人鬼。越人機。人莫之利也。孫叔敖死。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。其子辭而不受。請有寢之丘。楚國之俗。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。此所謂損之而益也。何謂益之而損。昔晉厲公南伐楚。東伐齊。西伐秦。北伐燕。兵橫行天下。而無所綣。威服四方。而無所詘。遂合諸侯於嘉陵。氣充志驕。淫侈無度。暴虐萬民。內無輔拂之臣。外無諸侯之助。戮殺大

臣。親近導諛。明年出遊。匠驪氏。樂書中行偃。劫而幽之。諸侯莫之救。百姓莫之哀。三月而死。夫戰勝攻取。地廣而名尊。此天下之所願也。然而終於身死國亡。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。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。沙石之地。所以累世不奪也。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。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。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。唯聖人知病之爲利。知利之爲病也。夫再實之木根必傷。掘藏之家必有殃。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。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。而擒於晉陽。申叔時教莊王封陳

氏之後。而霸天下。孔子讀易至損益。未嘗不憤然而歎曰。益損者。其王者之事與。事或欲以利之。適足以害之。或欲害之。乃反以利之。利害之反。禍福之門戶。不可不察也。陽虎爲亂於魯。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。得者有重賞。失者有重罪。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。門者止之曰。天下探之不窮。我將出子。陽虎因赴圍而逐。揚劍提戈而走。門者出之。顧反取其出之者。以戈推之。攘祛薄腋。出之者怨之。曰。我非故與子反也。爲之蒙死被罪。而乃反傷我。宜矣。其有此難

也。魯君聞陽虎失。大怒。問所出之門。使有司拘之。以爲傷者受大賞。而不傷者被重罪。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。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。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。戰酣。恭王傷而休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。豎陽穀奉酒而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。嗜酒而甘之。不能絕於口。遂醉而卧。恭王欲復戰。使人召司馬子反。辭以心痛。王駕而往視之。入幄中而聞酒臭。恭王大怒曰。今日之戰。不穀親傷。所恃者司馬也。而司馬又若此。是亡楚國之社稷。而不率吾衆也。不穀無與復戰矣。於

聖人與人不
同唯其神明
也

是罷師而去之。斬司馬子反爲僂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。非欲禍子反也。誠愛而欲快之也。而適足以殺之。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。夫病温而強之食。病暍而飲之寒。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。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。悅於目。悅於心。愚者之所利也。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。故聖人先忤而後合。衆人先合而後忤。有功者。人臣之所務也。有罪者。人臣之所辟也。或有功而見疑。或有罪而益信。何也。則有功者離恩義。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。魏將樂羊攻中山。其子執在城中。

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。樂羊曰。君臣之義。不得以子爲私。攻之愈急。中山因烹其子。而遺之鼎羹。與其首。樂羊循而泣之。曰。是吾子也。爲使者跪而啜三杯。使者歸報。中山曰。是伏約死節者也。不可忍也。遂降之。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。自此之後。日以不信。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。何謂有罪而益信。孟孫獵而得麇。使秦西巴持歸烹之。麇母隨之而號。秦西巴弗忍。縱而予之。孟孫歸。求麇安在。秦西巴對曰。其母隨而號。臣誠弗忍。竊縱而予之。孟孫怒。逐秦西巴。居一年。取

以爲子傳。左右曰。秦西巴有罪於君。今以爲子傳。何也。孟孫曰。夫一麇而不忍。又何况於人乎。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。故趨舍不可不審也。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。而不得入魏也。功非不大也。然而累足無所踐者。不義之故也。事或奪之而反與之。或與之而反取之。智伯求地於魏宣子。宣子弗欲與之。任登曰。智伯之強。威行於天下。求地而弗與。是謂諸侯先受禍也。不若與之。宣子曰。求地不已。爲之奈何。任登曰。與之使喜。必將復求地於諸侯。諸侯必植耳。與天下

同心而圖之。一心所得者。非直吾所亡也。魏宣子裂地而授之。又求地於韓康子。韓康子不敢不予。諸侯皆恐。又求地於趙襄子。襄子弗與。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。三國通謀。擒智伯而三分其國。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。何謂與之而反取之。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。遺虞垂棘之璧。與屈產之乘。虞公惑於璧與馬。而欲與之道。宮之奇諫曰。不可。夫虞之與虢。若車之有輪。輪依於車。車亦依輪。虞之與虢。相恃之勢也。若假之道。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。

虞公弗聽。遂假之道。荀息伐虢。遂克之。還反伐虞。又投之。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。聖王布德施惠。非求其報於百姓也。郊望禘嘗。非求福於鬼神也。山致其高而雲起焉。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。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。夫有陰德者。必有陽報。有陰行者。必有昭名。古者溝防不修。水爲民害。禹鑿龍門。辟伊闕。平治水土。使民得陸處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慎。堯教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夫妻之辨。長幼之序。田野不修。民食不足。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。糞土種穀。令百姓家給人足。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。有陰德也。周室衰。禮義廢。孔子以三代之道。教導於世。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。有隱行也。秦王趙政。兼吞天下而已。智伯侵地而滅商鞅。支解李斯。車裂三代。種德而王。齊桓繼絕而霸。故樹黍者不獲稷。樹怨者無報德。昔者宋人好善者。三世不解。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。以問先生。先生曰。此吉祥。以饗鬼神。居一年。其父無故而盲。牛又復生白犢。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。其子曰。前聽先生言而失明。今又復問之。奈何。其父曰。聖人之言。先

淮南卷十八

忤而後合。其事未究。固試往復問之。其子又復問先生。先生曰。此吉祥也。復以饗鬼神。歸致命其父。其父曰。行先生之言也。居一年。其子又無故而盲。其後楚攻宋。圍其城。當此之時。易子而食。析骸而炊。丁壯者死。老病童兒。皆上城。牢守而不下。楚王大怒。城已破。諸城守者皆屠之。此獨以父子盲之故。得無乘城。軍罷圍解。則父子俱視。夫禍福之轉而相生。其變難見也。近塞上之人。有善術者。馬無故亡而入胡。人皆弔之。其父曰。此何遽不爲福乎。居數月。其馬將胡駿馬

而歸。人皆賀之。其父曰。此何遽不能爲禍乎。家富良馬。其子好騎。墮而折其髀。人皆弔之。其父曰。此何不遽爲福乎。居一年。胡人大入塞。丁壯者引絃而戰。近塞之人。死者十九。此獨以跛之故。父子相保。故福之爲禍。禍之爲福。化不可極。深不可測也。或直於辭。而不害於事者。或虧於耳。以忤於心。而合於實者。高陽旄將爲室。問匠人。匠人對曰。未可也。木尚生。加塗其上。必將撓。以生材任重塗。今雖成。後必敗。高陽旄曰。不然。夫木枯則益勁。塗乾則益輕。以勁材任輕塗。今

張賓王曰奇
諡

雖惡。後必善。匠人窮於辭。無以對。受令而爲室。其始成。均然善也。而後果敗。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。何謂虧於耳。忤於心。而合於實。靖郭君將城薛。賓客多止之。弗聽。靖郭君謂謁者曰。無爲賓通言。齊人有請見者曰。臣請道三言而已。過三言。請烹。郭君聞而見之。賓趨而進。再拜而興。因稱曰。海大魚。則反走。靖郭君止之曰。願聞其說。賓曰。臣不敢以死爲熙。靖郭君曰。先生不遠道而至此。爲寡人稱之。賓曰。海大魚。網弗能止也。釣弗能牽也。蕩而失水。則螻螿皆得

張賓王曰即
上一事作此
轉亦奇

志焉。今夫齊君之淵也。君失齊。則薛能自存乎。靖郭君曰。善。乃止不城薛。此所謂虧於耳。忤於心。而得事實者也。夫以無城薛止城薛。其於以行說。乃不若海大魚。故物或遠之而近。或近之而遠。或說聽計當而身疏。或言不用。計不行。而益親。何以明之。三國伐齊。圍平陸。括子以報於牛子曰。三國之地。不接於我。踰隣國而圍平陸。利不足貪也。然則求名於我也。請以齊侯往。牛子以爲善。括子出。無害子入。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。無害子曰。異乎。臣之所聞。牛子曰。國危

而不安。患結而不解。何謂貴智。無害子曰。臣聞之。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。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。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。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。而用括子之計。三國之兵罷。而平陸之地存。自此之後。括子日以疏。無害子日以進。故謀患而患解。圖國而國存。括子之智得矣。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。謀無益於國。然而心調於君。有義行也。今人待冠而飾首。待履而行地。冠履之於人也。寒不能煖。風不能障。暴不能蔽也。然而冠冠履履者。其所自託者然也。夫咎犯戰勝

城濮。而雍季無尺寸之功。然而雍季先賞。而咎犯後存者。其言有貴者也。故義者。天下之所賞也。百言百當。不如擇趨而審行也。或無功而先舉。或有功而後賞。何以明之。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。問於咎犯曰。爲奈何。咎犯曰。仁義之事。君子不厭忠信。戰陳之事。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辭咎犯。問雍季。雍季對曰。焚林而獵。愈多。得獸後必無獸。以詐僞遇人。雖愈利。後亦無復。君其正之而已矣。於是不聽雍季之計。而用咎犯之謀。與楚人戰。大破之。還歸。賞有功者。先

雍季而後咎犯。左右曰。城濮之戰。咎犯之謀也。君行賞。先雍季。何也。文公曰。咎犯之言。一時之權也。雍季之言。萬世之利也。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。而後萬世之利也哉。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。圍晉陽。決晉水而灌之。城下緣木而處。縣釜而炊。襄子謂張孟談曰。城中力已盡。糧食匱乏。大夫病。爲之奈何。張孟談曰。亡不能存。危弗能安。無爲貴智士。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。乃見韓之君。說之曰。臣聞之。唇亡而齒寒。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。趙將亡矣。趙亡則君爲之

次矣。不及今而圖之。禍將及二君。二君曰。智伯之爲人也。粗中而少親。我謀而泄。事必敗。爲之奈何。張孟談曰。言出君之口。入臣之耳。人孰知之者乎。且同情相成。同利相死。君其圖之。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。與之期。張孟談乃報襄子。至其日之夜。趙氏殺其守隄之吏。決水灌智伯。智伯軍救水而亂。韓魏翼而擊之。襄子將卒犯其前。大敗智伯軍。殺其身而三分其國。襄子乃賞有功者。而高赫爲賞首。羣臣請曰。晉陽之存。張孟談之功也。而赫爲賞首。何也。襄子曰。晉陽之

國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。唯赫不失君臣之禮。吾是以先之。由此觀之。義者人之大本也。雖有戰勝存亡之功。不如行義之隆。故君子曰。美言可以市尊。美行可以加人。或有罪而可賞也。或有功而可罪也。西門豹治鄴。廩無積粟。府無儲錢。庫無甲兵。官無計會。人數言其過於文侯。文侯身行其縣。果若人言。文侯曰。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。子能道則可。不能將加誅於子。西門豹曰。臣聞王主富民。霸王富武。亡國富庫。今王欲爲霸王者也。臣故稽

積於民。君以爲不然。臣請升城鼓之。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。於是乃升城而鼓之。一鼓民被甲括矢。操兵弩而出。再鼓負輦粟而至。文侯曰。罷之。西門豹曰。與民約信。非一日之積也。一舉而欺之。後不可復用也。燕常侵魏八城。臣請北擊之。以復侵地。遂舉兵擊燕。復地而後反。此有罪而可賞者也。解扁爲東封。上計而入三倍。有司請賞之。文侯曰。吾土地非益廣也。人民非益衆也。入何以三倍。對曰。以冬伐木而積之。於春浮之河而鬻之。文侯曰。民春以力耕。暑以強耘。

秋以收斂。冬間無事。以伐林而積之。負輓而浮之河。是用民不得休息也。民以弊矣。雖有三倍之入。將焉用之。此有功而可罪也。賢主不苟得。忠臣不苟利。何以明之。中行穆伯攻鼓。弗能下。魏聞倫曰。鼓之嗇夫。聞倫知之。請無罷武大夫。而鼓可得也。穆伯弗應。左右曰。不折一戟。不傷一卒。而鼓可得也。君奚爲弗使。穆伯曰。聞倫爲人。佞而不仁。若使聞倫下之。吾可以勿賞乎。若賞之。是賞佞人。佞人得志。是使晉國之武。舍仁而爲佞。雖得鼓。將何所用之。攻城者。欲以廣地。

也得地不取者。見其本而知其末也。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。過周以東。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。師行數千里。數絕諸侯之地。其勢必襲鄭。凡襲國者。以爲無備也。今示以知其情。必不敢進。乃矯鄭伯之命。以十二牛勞之。三宰相與謀曰。凡襲人者。以爲弗知。今已知之矣。守備必固。進必無功。乃還師而反。晉先軫舉兵擊之。大破之。殺鄭伯。乃以存國之功。賞弦高。弦高辭之曰。誕而得賞。則鄭國之信廢矣。爲國而無信。是俗敗也。賞一人而敗國俗。仁者弗爲也。以不

信得厚賞。義者弗爲也。遂以其屬徙東夷。終身不反。故仁者不以欲傷生。知者不以利害義。聖人之思脩。愚人之思斃。忠臣者務崇君之德。諂臣者務廣君之地。何以明之。陳夏徵舒弑其君。楚莊王伐之。陳人聽令。莊王以討有罪。遣卒戍陳。大夫畢賀。申叔時使於齊。反還而不賀。莊王曰。陳爲無道。寡人起九軍以討之。征暴亂。誅罪人。羣臣皆賀。而子獨不賀。何也。申叔時曰。牽牛蹊人之田。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。罪則有之。罰亦重矣。今君王以陳爲無道。興兵而攻。因以誅

罪人。遣人戍陳。諸侯聞之。以王爲非。誅罪人也。貪陳國也。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。王曰善。乃罷陳之戍。立陳之後。諸侯聞之。皆朝於楚。此務崇君之德者也。張武爲智伯謀曰。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。而上下離心。可伐以廣地。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。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。韓魏裂地而授之。趙氏不與。乃率韓魏而伐趙。圍之晉陽。三年。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。遂滅之。此務爲君廣地者也。夫爲君崇德者霸。爲君廣地者滅。故千乘之國。行文德者王。湯武是也。萬乘

之國。好廣地者亡。智伯是也。非其事者。勿仞也。非其名者。勿就也。無故有顯名者。勿慮也。無功而富貴者。勿居也。夫就人之名者廢。仞人之事者敗。無功而大利者。後將爲害。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。雖愉樂哉。然而疾風至。未嘗不恐也。患及身。然後憂之。六驥追之。弗能及也。是故忠臣事君也。計功而受賞。不爲苟得。積力而受官。不貪爵祿。其所能者。受之。勿辭也。其所不能者。與之。勿喜也。辭所能則匿。欲所不能則惑。辭所不能。而受所能。則得無損墮之勢。而無不勝之

任矣。昔者智伯驕。伐范中行而克之。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。尚以爲未足。遂興兵伐趙。韓魏反之。軍敗晉陽之下。身死高梁之東。頭爲飲器。國分爲三。爲天下笑。此不知足之禍也。老子曰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脩久。此之謂也。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。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。晉之所以霸者。近諸夏也。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。以其僻遠也。楚王若欲從諸侯。不若大城城父。而令太子建守焉。以來北方。王自收其南。是得天下

也。楚王悅之。因命太子建守城父。命伍子奢傳之。居一年。伍子奢遊人於王側。言太子甚仁且勇。能得民心。王以告費無忌。無忌曰。臣固聞之。太子內撫百姓。外約諸侯。齊晉又輔之。將以害楚。其事已構矣。王曰。爲我太子。又尚何求。曰。以秦女之事怨王。王因殺太子建。而誅伍子奢。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。何謂毀人而反利之。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。威王欲殺之。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。孟嘗君聞之。使人以車迎之。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。日三至。冬日被裘。

芻。夏日服絺紵。出則乘牢車。駕良馬。孟嘗君問之曰。夫子生於齊。長於齊。夫子亦何思於齊。對曰。臣思夫唐子者。孟嘗君曰。唐子者。非短子者耶。曰。是也。孟嘗君曰。子何爲思之。對曰。臣之處於齊也。糲粢之飯。藜藿之羹。冬日則寒凍。夏日則暑傷。自唐子之短臣也。以身歸君。食芻豢。飯黍粱。服輕煖。乘牢良。臣故思之。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。是故毀譽之言。不可不審也。或貪生而反死。或輕死而得生。或徐行而反疾。何以知其然也。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。剗其腹而見

其心。坐而正冠。起而更衣。徐行而出門。上車而步馬。顏色不變。其御欲驅。撫而止之曰。今日爲父報讐。以出死。非爲生也。今事已成矣。又何去之。追者曰。此有節行之人。不可殺也。解圍而去之。使被衣不暇帶。冠不及正。蒲伏而走。上車而馳。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。今坐而正冠。起而更衣。徐行而出門。上車而步馬。顏色不變。此衆人所以爲死也。而乃反以得活。此所謂徐而馳。遲於步也。夫走者。人之所以爲疾也。步者。人之所以爲遲也。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。反爲

前幾段皆此
意也後又是
一意見神聖
能知此道

疾。明於分也。有知徐之爲疾。遲之爲速者。則幾於道矣。故黃帝亡其玄珠。使離朱捷剡索之。而弗能得之也。於是使忽悅。而後能得之。聖人敬小慎微。動不失時。百射重戒。禍乃不滋。計福勿及。慮禍過之。同日被霜。蔽者不傷。愚者有備。與知者同功。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。一指之所能息也。塘漏若懸穴。一撲之所能塞也。及至火之燔。孟諸而炎。雲臺水決。九江而漸。荆州。雖起三軍之衆。弗能救也。夫積愛成福。積怨成禍。若癰疽之必潰也。所浼者多矣。諸御鞅復於簡公曰。

陳成常宰予二子者。甚相憎也。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。君不如去一人。簡公不聽。居無幾何。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。而弑簡公於朝。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。魯季氏與郈氏鬪雞。郈氏介其雞。而季氏爲之金距。季氏之雞不勝。季平子怒。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。郈昭伯怒。傷之。魯昭公曰。禱於襄公之廟。舞者二人而已。其餘盡舞於季氏。季氏之無道。無上久矣。弗誅必危社稷。公以告子家駒。子家駒曰。季氏之得衆。三家爲一。其德厚。其威強。君胡得之。昭公弗聽。使郈昭伯

將卒以攻之。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。無季氏。死亡無日矣。遂興兵以救之。郈昭伯不勝而死。魯昭公出奔齊。故禍之所從生者。始於雞足。及其大也。至於亡社稷。故蔡女蕩舟。齊師大侵楚。兩人構怨。廷殺宰予。簡公遇殺。身死無後。陳氏代之。齊乃無呂。兩家鬪雞。季氏金距。郈公作難。魯昭公出走。故師之所處。生以棘楚。禍生而不蚤滅。若火之得燥。水之得濕。浸而益大。癰疽發於指。其痛遍於體。故蠹啄剖梁柱。蚤蝨走牛羊。此之謂也。人皆務於救患之備。而莫能知使患

前所謂術者
至此方露

無生。夫使患無生，易於救患，而莫能加務焉，則未可與言術也。晉公子重耳過曹，曹君欲見其骭脇，使之袒而捕魚。釐負羈止之曰：公子非常也。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。遇之無禮，必爲國憂。君弗聽。重耳反國，起師而伐曹，遂滅之。身死人手，社稷爲墟，禍生於袒而捕魚。齊楚欲救曹，不能存也。聽釐負羈之言，則無亡患矣。今不務使患無生，患生而救之，雖有聖知，弗能爲謀。且患禍之所由來者，萬端無方。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，靜安以待時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，妄動

而絀羅網。雖曲爲之備，何足以全其身。譬猶失火而鑿池，被裘而用箠也。且塘有萬穴，塞其一。魚遽無由出。室有百戶，閉其一。盜遽無從入。夫牆之壞也於隙，劔之折必有齧。聖人見之蚤，故萬物莫能傷也。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，令尹子國啜羹而熱，投卮漿而沃之。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。其僕曰：楚太宰未易得也。辭官去之，何也？子朱曰：令尹輕行而簡禮，其辱人不難。明年伏郢尹而笞之三百。夫仕者先避之，見終始微矣。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，一指箴之，則靡

而無形矣。及至其筋骨之已就。而羽翮之所成也。則奮翼揮獵。凌乎浮雲。背負青天。膺摩赤霄。翱翔乎忽荒之上。徜徉乎虹蜺之間。雖有勁弩。利矰。微繳。蒲且子之巧。亦弗能加也。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。可撻裳而越也。及至乎下洞庭。驚石城。經丹徒。起波濤。舟杭一日不能濟也。是故聖人者。常從事於無形之外。而不留思。盡慮於成事之內。是故患禍弗能傷也。人或問孔子曰。顏回何如人也。曰。仁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貢何如人也。曰。辯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路何如人也。曰。勇人也。丘弗如也。賓曰。三人皆賢夫子。而爲夫子役。何也。孔子曰。丘能仁且忍。辯且訥。勇且怯。以三子之能。易丘一道。丘弗爲也。孔子知所施之也。秦牛缺徑於山中。而遇盜。奪之車馬。解其橐笥。拖其衣被。盜還。反顧之。無懼色。憂志。驩然有以自得也。盜遂問之曰。吾奪子財貨。劫子以刀。而志不動。何也。秦牛缺曰。車馬所以載身也。衣被所以揜形也。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。盜相視而笑曰。夫不以欲傷生。不以利累形者。世之聖人也。以此而見王者。必且以我爲事也。還反殺之。

此早見識微
非聖人不能

此能以知知矣。而未能以知不知也。能勇於敢。而未
能勇於不敢也。凡有道者。應卒而不乏。遭難而能免。
故天下貴之。今知所以自行也。而未知所以爲人行
也。其所論未之究者也。人能由昭昭於冥冥。則幾於
道矣。詩曰。人亦有言。無哲不愚。此之謂也。事或爲之。
適足以敗之。或備之。適足以致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秦
皇挾錄圖。見其傳曰。亡秦者胡也。因發卒五十萬。使
蒙公楊翁子。將築脩城。西屬流沙。北擊遼水。東結朝
鮮。中國內郡。輓車而餉之。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

珠璣。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。一軍塞鐔城
之嶺。一軍守九疑之塞。一軍處番禺之都。一軍守南
野之界。一軍結餘干之水。三年不解甲弛弩。使監祿
無以轉餉。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。以與越人戰。殺西
嘔君譯吁宋。而越人皆入叢薄中。與禽獸處。莫肯爲
秦虜。相置桀駿以爲將。而夜攻秦人。大破之。殺尉屠
睢。伏尸流血數十萬。乃發適戍以備之。當此之時。男
子不得脩農畝。婦人不得剡麻考縷。羸弱服格於道。
大夫箕會於衢。病者不得養。死者不得葬。於是陳勝

起於大澤。奮臂大呼。天下席卷而至於戲。劉項興義。兵隨而定。若折槁振落。遂失天下。禍在備胡而利越也。欲知築脩城以備亡。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。發適戍以備越。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。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。去高木而巢扶枝。大人過之則探殼。嬰兒過之則挑其卵。知備遠難。而忘近患。故秦之設備也。鳥鵲之智也。或爭利而反強之。或聽從而反止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魯哀公欲西益宅。史爭之。以爲西益宅不祥。哀公作色而怒。左右數諫不聽。乃以問其傅宰折

睢。曰。吾欲益宅。而史以爲不祥。子以爲何如。宰折睢曰。天下有三不祥。西益宅不與焉。哀公大悅而喜。頃復問曰。何謂三不祥。對曰。不行禮義。一不祥也。嗜慾無止。二不祥也。不聽強諫。三不祥也。哀公默然深念。憤然自反。遂不西益宅。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。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。智者離路而得道。愚者守道而失路。夫兒說之巧。於閉結無不解。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。不解不可解也。至乎以弗解解之者。可與及言論矣。或明禮義。推道禮。而不行。或解構妄言。而反當。

何以明之。孔子行遊馬失。食農夫之稼。野人怒。取馬而繫之。子貢往說之。卑辭而不能得也。孔子曰。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。譬以大牢享野獸。以九韶樂飛鳥也。予之罪也。非彼人之過也。乃使馬圍往說之。至見野人曰。子耕於東海。至於西海。吾馬之失。安得不食子之苗。野人大喜。解馬而與之。說若此其無方也。而反行事有所至。而巧不若拙。故聖人量鑿而正柄。夫歌采菱。發陽阿。鄙人聽之。不若此。延路陽局。非歌者拙也。聽者異也。故交畫不暢。連環不解。物之不通。

者。聖人不爭也。仁者百姓之所慕也。義者衆庶之所高也。爲人之所慕。行人之所高。此嚴父之所以教子。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。然世或用之。而身死國亡者。不同於時也。昔徐偃王好行仁義。陸地之朝者三十。二國。王孫厲謂楚莊王曰。王不伐徐。必反徐朝。王曰。偃王有道之君也。好行仁義。不可伐。王孫厲曰。臣聞之。大之與小。強之與弱也。猶石之投卵。虎之啗豚。又何疑焉。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。爲武而不能任其力。亂莫大焉。楚王曰。善。乃舉兵而伐徐。遂滅之。此仁

義而不知世變者也。申菽杜蘆，美人之所懷服也。及漸之於滌，則不能保其芳矣。古者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霸任力。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，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，而蓑笠盤旋也。今霜降而樹穀，冰泮而求穫，欲其食則難矣。故易曰：潛龍勿用者，言時之不可以行也。故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。終日乾乾，以陽動也。夕惕若厲，以陰息也。因日以動，因夜以息。唯有道者能行之。夫徐偃王爲義而滅，燕子嘗行仁而亡。哀公好儒而削，代君爲墨而殘。滅亡削

殘，暴亂之所致也。而四君獨以仁義，儒墨而亡者，遭時之務異也。非仁義，儒墨不行。非其世而用之，則爲之擒矣。夫戟者所以攻城也，鏡者所以照形也。宮人得戟，則以刈葵。盲者得鏡，則以蓋卮。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鄙不同，誹譽在俗。趨舍不同，逆順在君。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。所行同也，而利害異者。時使然也。故聖人雖有其志，不遇其世，僅足以容身。何功名之可致也。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行，則有以任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。知人而不

知天。則無以與道遊。單豹倍世離俗。巖居谷飲。不衣絲麻。不食五穀。行年七十。猶有童子之顏色。卒而遇饑虎。殺而食之。張毅好恭。過宮室廊廟必趨。見門閭聚衆必下。廝徒馬圉。皆與伉禮。然不終其壽。內熱而死。豹養其內。而虎食其外。毅脩其外。而疾攻其內。故直意適情。則堅強賊之。以身役物。則陰陽食之。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。得道之士。外化而內不化。外化所以入人也。內不化。所以全身也。故內有一定之操。而外能詘伸。羸縮卷舒。與物推移。故萬舉而不陷。

所以貴聖人者。以其能龍變也。今捲捲然守一節。推一行。雖以毀碎滅沉。猶且弗易者。此察於小好。而塞於大道也。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。而天下稱仁焉。荆欽非犯河中之難。不失其守。而天下稱勇焉。是故見小行。則可以論大體矣。田子方見老馬於道。喟然有志焉。以問其御曰。此何馬也。其御曰。此故公家畜也。老罷而不爲用。出而鬻之。田子方曰。少而貪其力。老而棄其身。仁者弗爲也。束帛以贖之。罷武聞之。知所歸心矣。齊莊公出獵。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。問

其御曰。此何蟲也。對曰。此所謂螳螂者也。其爲蟲也。知進而不知却。不量力而輕敵。莊公曰。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。迴車而避之。勇武聞之。知所盡死矣。故田子方隱一老馬。而魏國載之。齊莊公避一螳螂。而勇武歸之。湯教祝網者。而四十國朝。文王葬死人。之骸。而九夷歸之。武王陰暍人於樾下。左擁而右扇之。而天下懷其德。越王句踐。一決獄不辜。援龍淵而切其股。血流至足。以自罰也。而戰武士必其死。故聖人行之於小。則可以覆大矣。審之於近。則可以懷遠。

矣。孫叔敖決期思之水。而灌雩婁之野。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。子發辯擊劇。而勞佚齊。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。此皆形於小微。而通於大理者也。聖人之舉事。不加憂焉。察其所以而已矣。今萬人調鍾。不能比之律。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。說者之論。亦猶此也。誠得其數。則無所用多矣。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。以其要在三寸之轄。夫勸人而弗能使也。禁人而弗能止也。其所由者非理也。昔者衛君朝於吳。吳王囚之。欲流之於海。說者冠蓋相望。而弗能止。魯君聞之。

撤鐘鼓之縣。縞素而朝。仲尼入見曰。君胡爲有憂色。魯君曰。諸侯無親。以諸侯爲親。大夫無黨。以大夫爲黨。今衛君朝於吳王。吳王囚之。而欲流之於海。孰衛君之仁義。而遭此難也。吾欲免之。而不能爲奈何。仲尼曰。若欲免之。則請子貢行。魯君召子貢。授之將軍之印。子貢辭曰。賞無益於解患。在所由之道。斂躬而行。至於吳。見太宰嚭。太宰嚭甚悅之。欲薦之於王。子貢曰。子不能行。說於王。奈何。吾因子也。太宰嚭曰。子焉知嚭之不能也。子貢曰。衛君之來也。衛國之半曰

不若朝於晉。其半曰。不若朝於吳。然衛君以爲吳可。以歸骸骨也。故束身以受命。今子受衛君而囚之。又欲流之於海。是賞言朝於晉者。而罰言朝於吳也。且衛君之來也。諸侯皆以爲著龜兆。今朝於吳而不利。則皆移心於晉矣。子之欲成霸王之業。不亦難乎。太宰嚭入復之於王。王報出令於百官曰。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。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。魯哀公爲室而大。公宣子諫曰。室大衆與人處。則譁。少與人處。則悲。願公之適。公曰。寡人聞命矣。築室不輟。公宣子

復見曰。國小而室大。百姓聞之。必怨吾君。諸侯聞之。必輕吾國。魯君曰。聞命矣。築室不輟。公宣子復見曰。左昭而右穆。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。得無害於子乎。公乃令罷役。除版而去之。魯君之欲爲室。誠矣。公宣子止之。必矣。然三說而一聽者。其二者非其道也。夫臨河而釣。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。非江河魚不食也。所以餌之者。非其欲也。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。脣吻者。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。夫物無不可奈何。有人無奈何。鉛之與丹。異類殊色。而可以爲丹者。得其

張賓王曰用
前體製收前
數十段妙

數也。故繁稱文辭。無益於說。審其所由而已矣。物類之相摩近。而異門戶者。衆而難識也。故或類之而非。或不類之而是。或若然而不然者。或不若然而然者。諺曰。鳶墮腐鼠。而虞氏以亡。何謂也。曰。虞氏梁之大富人。也。家充盈。殷富。金錢無量。財貨無貲。升高樓。臨大路。設樂陳酒。積博其上。游俠相隨而行。樓下博上者。射朋張。中反兩而笑。飛鳶適墮其腐鼠。而中游俠。游俠相與言曰。虞氏富樂之日久矣。而常有輕易人之志。吾不敢侵犯。而乃辱我以腐鼠。如此不報。無以

立慳於天下。請與公僂力一志。悉率徒屬。而必以滅其家。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。何謂非類而是。屈建告石乞曰。白公勝將爲亂。石乞曰。不然。白公勝卑身下士。不敢驕賢。其家無筦籥之信。關楗之固。大斗斛以出。輕斤兩以內。而乃論之以不宜也。屈建曰。此乃所以反也。居三年。白公勝果爲亂。殺令尹子椒。司馬子期。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。何謂若然而不然。子發爲上蔡令。民有罪當刑。獄斷論定。決於令尹前。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。罪人已刑。而不忘其恩。此其後子發

盤罪威王而出奔。刑者遂襲恩者。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。追者至。蹠足而怒曰。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。怨之潛於骨髓。使我得其肉而食之。其知厭乎。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。果活子發。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。何謂不然而若然者。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。夫差。請身爲臣。妻爲妾。奉四時之祭祀。而入春秋之貢職。委社稷。效民力。隱居爲蔽。而戰爲鋒行。禮甚卑。辭甚服。其離叛之心遠矣。然而甲卒三千人。以擒夫差於姑胥。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。夫事之所以難知者。

以其竄端匿跡。立私於公。倚邪於正。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。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。與所見於外者。若合符節。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。夫狐之捕雉也。必先卑體彌耳。以待其來也。雉見而信之。故可得而擒也。使狐瞋目植睛。見必殺之勢。雉亦知驚憚。遠飛以避其怒矣。夫人偽之相欺也。非直禽獸之詐計也。物類似若然。而不可從外論者。衆而難識矣。是故不可不察也。

張賓王曰。以性道事變總起中。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予奪遠近親疎微著等相。互目合之微幾而總收之。蓋鴻烈之極有局者。

